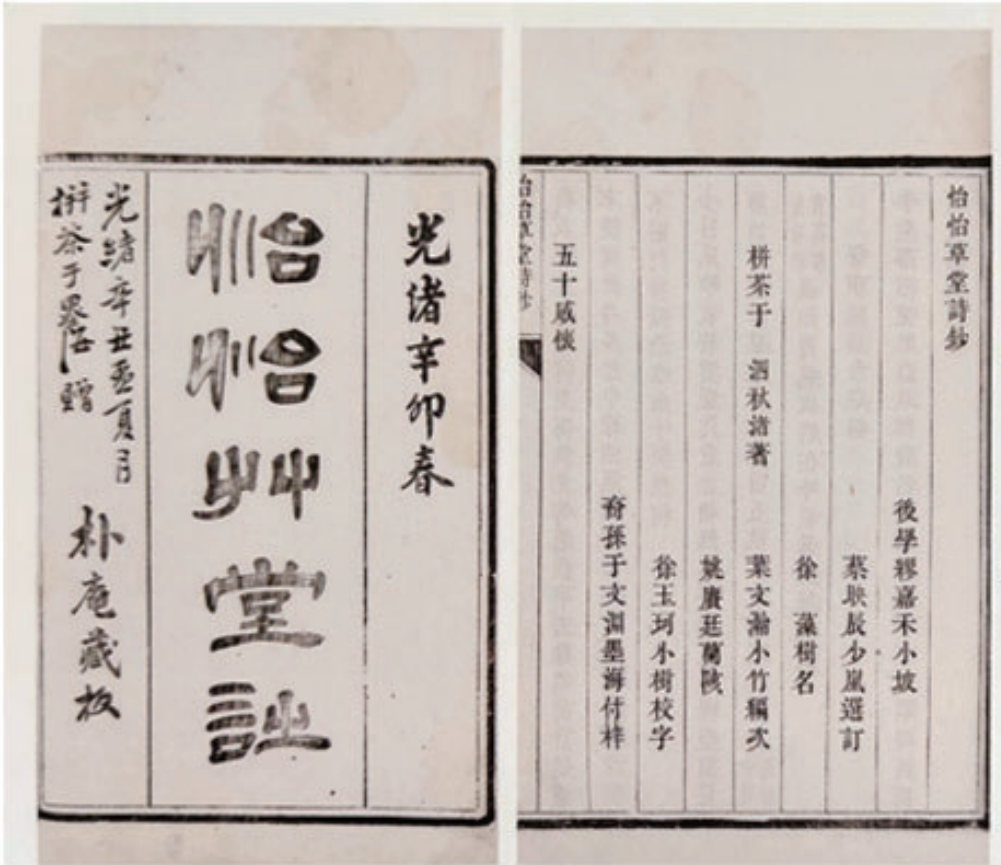


海陵旧话

再说拼茶诗人于泗(下)

□徐继康



于泗《怡怡草堂诗存》书影

于泗人生最高光的时刻,当属嘉庆初年阮元在编辑《淮海英灵集》的时候,在丁卷三中,收录了他一首《春日同丁熙庄过药师庵访照纯上人,复至文林社,登魁星阁,晚饮李郁斋挹翠山房》,虽仅一首,这在拼茶诗人中却是罕有的殊荣。要知道,《淮海英灵集》收录的多是已故诗人,而于生者中独采于泗。故于泗在《编年诗》的《淮海题名》中写道:“大集编英灵,人皆属已往。嗜咖果何心,未死蒙鉴别。”不无得意之情。

于泗虽然名满江淮,诗友遍布大江南北,但从他的经历来看,去过的地方好像并不多,除了去过几次扬州之外,仅到过崇川几回。当年四库开馆,陈宝所侍御曾经推荐他去京师缮写书籍,但于泗以书劣谢之,让远方永远停在远方。诗歌可以贴地飞行,而人只能陷于现实。故而嘉庆三年(1798)的蟠山之行,对于泗来说,就显得尤为重要,此次他拜访的是皋东诗坛名宿江片石。这年春天,他买舟东行,至马塘时,天降大雨整整一夜,舟不得行,只好在船上住了一宿。江片石比他大九岁,诗名之盛,尤在于泗之上。于泗二十年前就想拜访他,一直未能成行。于泗对江片石是非常敬仰的,他题《江片石诗集》云:“梦里心花五色开,一编古锦出新裁。悲凉远戍霜天角,幽韵清溪雪夜梅。后辈断无名可继,前身应有福同来。仓山居士蟠山叟,总是庄严七宝才。”此次蟠山之行,于泗住了一个多月。他不仅见到了江片石,还见到了徐邦殿、吴苍崖、管竹溪等慕名已久的诗人,真是十分开心。于泗偕寓东林禅院,月镜树涛,岑寂绝尘,他在那里读读写写,身心得到很好的安放,很是惬意。九年后,六十岁的他过赤岸,问禅于醒原大师,大师不着一语,仅奉一笑,于泗瞬间领悟,佛门密旨不当在唇齿间求耶,归绘《默坐图》,以明禅悦。这与他寓居东林禅院一月有余不无关系。

于泗是个很重情义的人,黄文旸说:“公为人和煦,尤多义行,不惟于亲族、朋友中乐善不倦,凡四方游士至止,解囊相赠,虽当室中瓶罍告罄,弗恤焉!”女诗人熊琏写了一本《澹仙诗话》,收录了几首于泗的诗。于泗很不好意思,每每读及,为之汗颜,认为推奖过甚。人家对他的好,他能记住一辈子。盐场大使白坦庵,河南人,是副将白云上的次子,喜结布衣交,他对于泗很是敬重,经常诗酒过往。蒞任未满一年,即谢事去。当他离开时,于泗买舟送至十里桥,犹挥泪不止。贡生黄秋平,在桥北书舍设账的一个教书先生,他与于泗为莫逆之交,诗酒过从无虚日。他曾经建议于泗要精选其诗,要截其长,补其短,这话于泗终生不忘,呼之黄涪翁。自黄秋平去世后,每次路过桥北书舍,于泗只是望一望,再也没有进去过,总有不胜邈若山河之感。于泗的族兄于达庵去世,留下一个小女无依

无靠,于泗把她收养在家,抚育成人后嫁给了周锡璜。嘉庆二十一年(1815),如皋县令沈涛仰慕于泗的大名,曾去拼茶场拜访他,可惜没能如愿。第二年,于泗以《寄沈西鹺明府》见投:“隔岁来惭款按迟,风霜百里感交知。难容借冠常攀座,浪许推袁细说诗。顾我贫惊垂老日,识君名自未官时。即今东阁犹翘首,欠载梅花酒一卮。”那时的于泗苦吟穷老,但豪气依旧不减。

诗歌之余,于泗还留心地方诗史。他前后花费七年时间,广为搜罗,收得《东台诗钞》(又名《东亭诗》)二十卷。又从《国朝诸名家纪异诗》中辑得《搜神诗史》六卷,光怪陆离,十分有趣,自称“有韵之《齐谐》”,黄秋平曾为之作序,认为此书与《山海经》《尔雅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可惜于泗无力开雕,只能希望于后来者,他常常手抚着手稿,长吁短叹,感慨系之,以“吾且毕吾事”宽慰自己。嘉庆十九年(1814)四月,老友缪竹痴准备自费刊行吴野人的《陋轩集》,当邀请他到如皋城为之编校时,他一口答应,为之欢欣,共历时半载,始成完书。就在前一年的岁暮,于泗因避尘事,走匿村西,其时雨雪载途,天寒路冻,缪竹痴接他到一草亭,款留他好几天,然后买舟,亲自送他回家。这让于泗很感动,认为缪竹痴有古君子之风。“不在急难时,乌足见知己。”于泗这一辈子的好朋友,除了缪竹痴、黄秋平、石兰,还有丁熙庄、薛珠等等。

诗歌写得再好,只能温暖心灵,但温暖不了日子。不可否认的是,于泗虽为一邦之望,但他家的经济并不好,可以说是贫困的。于泗大哥于沼病倒,常吟“明朝买药又无钱”,可谓无奈至极。于泗有诗记之云:“最惨伯氏亡,艰苦历更备。其时值岁荒,糲粥犹难继。无药买药诗,一吟一垂涕。”于泗的三兄于涧,乾隆五十五年(1790)冬月,自暨阳考贡归来,风雪渡江,冲寒至家,没有几天后就死了,“寒江泣雁”成了永远无法翻阅的一页。所以在三十三岁那年,于泗开始在堤南设馆教学,做了一名教书先生,如此八年。四十一岁时,又应徐晋鼐的邀请,从堤南移家至村西鸥盟亭,继续他的授书生涯。那里林塘亭榭,风景幽美,再一干又是二十一年。在嘉庆五年(1800)那年十月,五十三岁的于泗才在古巷买了一小间房子,把一家老小搬了过去,深巷幽静,可安妻儿,又可避风雨,他很是满意,自署其轩曰“晚晴”。六十二岁,于泗自鸥亭解馆,因为体衰多病,就谢绝带徒了。可是在七十岁时,又被缪渭璜请去课其子,授经柳浪轩。于泗并不想这么做,但生活就如同一只饥虎,总是步步紧逼。

于泗一生娶了两位妻子,原配徐氏,徐拙斋的妹妹,夫妻感情很好。乾隆三十七年(1172)春,于家的一棵古梅,花开后不

久就枯萎了,没过几个月,徐氏去世,这让于泗痛不欲生,写了不少悼亡诗,和者如云,兴化的黎鲁山还为此画了一幅图。那一年,于泗二十五岁。后来,于泗又娶了宋氏,两人白头偕老,这位宋氏,小他四岁,极是善良温顺,世称贤妇。于泗的《纪怀》诗中,有一首写她的:“吾妻将七旬,四龄吾叨长,老年赖扶持,如手得拄杖。出入不暂离,事事关痛痒。幡觉伉俪情,少时犹矫强。去秋吾病危,累月费调养。不有侍药人,安得身再爽?”时光流走,繁华退尽,剩下只有最真实的场景与最朴实的文字。于泗有四个儿子,长子于钺,号剑泉;次子于铨,号兰泉;三子于鎔,号珠巢;四子于鎔,号书巢。这四个儿子,黄文旸给了四个字的评语:“俱有家风。”于泗有一首《听钺儿述狮子林之游,诗以记之》,写他家的老大,“吾儿惯作吴门客”,可知于钺经常客于苏州。在《纪怀》诗中,于泗也有一首专门写儿子的:“吾儿亦犹人,时命颇不偶。岂但囊无钱,室中亦无妇。觅食去遐方,频年苦奔走。不知道路间,偷滴泪几斗。夜来翻吾书,曾见乐府否?一曲雉朝飞,悲吟懒出口。”于泗已经七十了,儿子们还没有娶到媳妇,为觅食常年尚奔走不停,读之不禁心酸。后来,于泗的诗集为曾侄孙于墨海所刻,而非他的嫡系子孙,其后人之窘困,由此可见一斑。

虽然生活逼仄,于泗也不乏幽默感,他有个朋友叫吴麐,字石林,家奇穷而嗜风雅,素慕园居,但无钱构建,就画了一本册页,树木台榭,应有尽有,并题曰“有是园”,极尽想象之能事。于泗为这本册页题了四个绝句:

身世无因却有因,青山一幅岂难真?分明展得林亭地,风月从他认主人。

石火青莲现软红,天然烟水护柴门。菟裘若费黄金筑,翻恐他年累子孙。

晦迹非难托迹难,一壶天地入槐安。子虚赋予神楼句,都在先生画里看。

生活本来就是苦中取乐,诗歌本来就是凌虚筑台。

少年成名、中年落拓、老年穷苦,身负盛名而僻居海隅,空徒四壁而豪情大度,逍遥杖履而羁于尘世。应该如何评价于泗的一生?忽然想起萃香居士薛珠给他《怡怡草堂诗存》写的那篇序文。且来看看在老友的笔下,于泗是一副什么模样:

一庭霜雪,吹上鬓毛;满纸珠玑,泻残唾口。岂尘念之未空,缘芳情之欲绘。青灯重剪,魂消二十年前;浊酒开斟,梦断三生石上。杜樊川豆蔻香残,秋娘嫁去;白司马琵琶泪冷,商妇逢来。从古钟情,类多名士;随时行乐,诂合少年。珊瑚架畔,那禁班管争拈;翡翠帘前,第看云笺分擘。从知风月闲情,我辈尚留未了事;应识莺花冷笑,先生曾是个中人。

海安县曾遭遇大水灾

□程太和

1954年海安县遭遇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。6月23日至7月30日,全县连续降雨1226.4毫米,是常年降雨量的4倍以上。其中,7月份降雨22天,雨量732.6毫米,最大日雨量174.毫米(7月16日),加之客水压境,河港水位猛涨,拼茶运河、通扬运河河水形成倒灌之势,部分公路被淹没和冲坏,平地积水5尺左右,全县有78万亩耕地成灾,积水时间最长的达45天,最短的也有15天。全县倒塌房屋18828间,损坏车篷、风车等2000多个,死亡57人(这是海安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死亡人数最多的大水灾)、伤76人,死亡耕牛13头、猪128只、羊若干,鸡鸭鹅等无法统计。

海安及南通北三县大水灾,引起南通专署及省委、省政府高度重视。据南通水利系统一些老同志回忆,7月3日夜间,海安县通扬运河沿线告急。里下河是粮仓,为了保住秋收,省委、省政府决定,通扬运河以南的内涝积水不能排到里下河地区。南通专署委派孙学旺(孙学旺是海安人)带领工作组前往海安督查,并协助海安县委、县政府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,稳定通扬运河以南蓄洪区干部群众的思想情绪,同时发动群众抢险防洪圩岸,封闭通扬公路沿线所有涵洞(参见2021年4月26日《南通日报》A3版《党旗,在水利枢纽上高高飘扬》一文)。由于通扬公路沿线涵洞封闭,海安通扬公路以南、通榆公路以东地区积水陡增,一片汪洋,曲南区的李庄、花庄、青萍等乡,海南区的田庄乡以及立发、西场等区农田淹水近两个月,农作物基本绝收。

如皋宏文社的发票

□清革

劳动节过后,书商送来一批民国时期的如皋老发票。其中一张如皋宏文社的发票,引起了我的兴趣。笔者所存民国20年2月13日发行的《皋报》上,就刊载过宏文社的售书广告,面积在众多广告中最大,足见宏文社资金雄厚。广告的具体售书有“上海商务印书馆的‘新时代初小’和‘新学制初小’教科书,以及中华书局的‘新中华初小’和‘新小学高小’教科书”等等。

因此初见如皋宏文社的纸品,我仿佛见到了故友。如皋宏文社发票为正方形,书写时间为1928年(戊辰)4月12日,编号为第十六号,主要内容为“如皋县政府光顾,购入三份打印墨水,共计大洋二角四分”。这是一张当时国民党如皋县政府的办公用品发票,本身真无太多史料价值。但是宏文社作为如皋老字号书店,倒是大有来头。近代如皋在教育方面,受到日本的影响很大。宏文社的建立,就是佐证之一。

清末光绪年间(1902年),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在东京为中国留学生创办了弘文学院,即亦乐学院。该校为本科,学制为三年,开设日文等课程,第三年分为文理科,同时设有速成师范科、速成警务科、速成音乐科,先后入校中国留学生多达7000余人,毕业生3800人。为了尊重中国留学生,避讳乾隆名字,改名宏文学院。1909年,学校停办。前后七年时间,该校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名人,包括鲁迅等。如皋也有学生留学此校。查阅《如皋教育志》,姜渭璜(1870年—1937年),如城人,字佐周,16岁中秀才。1903年,他公费留学日本宏文学院,就读于该校师范科教育系,并结识孙中山,加入同盟会。1906年,他从日本回乡,先后创办了兴仁和道南小学,并长期任安定小学校长。

据周思璋、如皋祝氏后人撰文,1916年,姜渭璜携手友人汪午桥、石步等人,共同筹股,在如皋西门鹤颈湾开宏文社书店,出售书籍、写字本和教育用品,成为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在如的特邀销售点。姜先生出任书店经理,将书店名字定为“宏文社”,显然是为了纪念母校宏文学院。1938年,日寇侵犯如皋,宏文社遭到兵燹,被迫歇业。这份如皋宏文社的发票的存世,不仅证明了此社的存在,也说明当时宏文社不仅经营书刊,而且还经营办公文具用品,为研究宏文社历史提供了第一手材料。